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第十一回 病長煙虛心怕鬼 情寶珠慧眼識人

卻說麗雲因婉香取笑他，便趕過來。婉香連忙躲到寶珠背後，笑央道：「好弟弟，你幫我呢。」麗雲已笑著走到寶珠面前。寶珠便攔住道：「好妹妹，饒他罷。」麗雲嗔道：「不要你幫他，我撕他的嘴呢。」婉香在寶珠背後央道：「好妹妹，我不敢再講了。隨你們想這個，不想這個，我不問罷。」麗雲笑點點頭道：「你還敢這樣說麼？」說著已向寶珠肋下伸手過來。寶珠忙攔住道：「看我的面兒，饒他罷。」麗雲道：「婉兒，你不告饒，我決不饒你。」婉香連連笑央道：「好妹妹，我不敢了。饒我這遭兒罷，看你們親親哥哥的面上。」麗雲笑罵一聲道：「你好，憑你怎樣的利嘴，我回來收捉你罷。」美雲、軟玉、蕊珠三人只看著。笑著。婉香笑嗔美雲道：「大姊姊也不幫我一點兒，只站著冷眼兒，回來我告訴太太去，說二妹妹欺我，大姐姐還幫著笑呢。」美雲道：「妹妹又不叫我幫，有寶弟弟迴護著，還要我什麼？你不看寶弟弟裏的你死緊的。我來幫了，回來還說我打你們的木義兒呢。」麗雲也笑道：「你告訴頂好，太太問你，說你妹妹為什麼要撕你的嘴。那時你不說，我也要直講的，看你羞也不羞。這些話可是女孩子家講得的？」婉香笑道：「那也沒什麼，你回頭想，瞧今兒這些話誰講的多。況且我的話也不傷什麼脾胃兒，你自己不知道怎麼想去了呢？」大家聽著都笑起來。

此時天色已晚，太太身邊的殿春過來請用晚膳。寶珠道：「怎麼夜飯恁早？我才起來不多會兒，頭還沒梳呢。」美雲道：「這時候也不早了。天晚了橫豎你不出去，梳什麼頭。」寶珠便也不說，見婉香已讓軟玉、蕊珠等出去，便和麗雲站起來同著出來。

走到廊下，見小丫頭都拿著老虎凳子，站著點燈。笑春也在那裡看丫頭們上簷燈。寶珠見他仰著臉兒，便道：「看仔細蠟燭油兒滴在臉上。」笑春聽見道：「顧著呢。爺們敢是往南正院去麼？回來我來接。」寶珠點點頭，走出腰門。見仇老媽站起來請安，寶珠略一點頭。軟玉笑道：「老媽，你今兒便宜了，爺的早安、晚安並一塊兒請了。」仇老媽笑道：「可不是，昨兒還沒請晚安呢。昨兒三更天，我還等著腰門。四更天，長煙姐還著春柳來喊門，我沒聽見，今兒一早起便聽了頓罵，可也沒得便宜了。」蕊珠聽他說得羅嗦好笑。寶珠卻被他一句話兜在心裡，便向婉香問道：「姐姐你先走一步，我往屋子裡轉一轉來。」婉香知道寶珠為著長煙，便點點頭，自己同著軟玉、蕊珠、美雲、麗雲轉彎出去。

這裡寶珠講了幾句話之後，便一逕跑向自己屋子裡來。一進門，見黑日敷日敷的迴廊上燈也不點一盞，中間屋子裡射出一片燈光也不甚光亮，走進中間只聞得一股藥香，四下裡靜悄悄沒些人聲。向左邊房裡一望，見點著一盞洋燈，旋得烏熄燭的，並沒個人。向左邊自己房裡一看，並且連火也沒得。剛要轉步，忽裡面縮縮的一響，便有些膽寒，硬著膽喊道：「誰在房裡？」聽沒得聲息，便喊道：「晴煙。」聽不答應，又喊道：「春柳兒。」也不答應。後面長煙卻聽見，答應道：「可是爺回來了麼？」寶珠應了一聲，便要進去。忽回頭見自己房裡一個人影兒，一晃往外面去了。心裡吃了一大驚，便突突的跳個不住。後面長煙又道：「爺怎麼不進來？」

寶珠聽長煙說話，便大了膽走到後軒。見燈也黑%的，壯著膽走進長煙房裡，見長煙掀著帳子等著。寶珠便走近問道：「你今兒可好些？」長煙勉強道：「好些了。」寶珠又道：「怎麼單剩你一個兒在這裡？他們哪裡去了？」長煙歎口氣道：「爺不在屋裡，誰敢禁止他們不走哩？況我病著又惹他們的厭。」寶珠聽著心裡著實生氣，又道：「你一個兒睡在這裡，怎麼連老婆子們也不來陪陪你？你妹妹又怎麼這樣看得過？你冷冷清清的，可不怕麼？」長煙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往常倒還膽大，不知怎麼這幾天便膽怯怯的。前面房裡又常有響動，我喊喊又沒個人答應。」寶珠聽著，便打個寒噤，道：「可是我睡的房裡麼？我剛來也聽見些響動，還看見個……」說到這裡忙改口道：「還看見個貓，想來是耗子打架呢。」嘴裡說著，心裡著實狐疑，要去看個明白，又沒個人陪去。

剛想著，忽門簾一動，走進個人來。寶珠和長煙一齊嚇了一跳，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春柳兒。寶珠便發狠道：「你敢是鬼麼？怎麼走路也沒得聲響，你存心要嚇死誰？」春柳紅了臉，一聲兒也不言語。寶珠又道：「晴煙呢？」春柳兒道：「我哪裡知道他的去處？爺也問得好笑。」寶珠也不再問，半晌道：「你們忙些什麼？連簷燈也不點了，黑%的，打量我這會子不轉來嗎？你們好玩，難道連老婆子們也好玩起來，不幹事了？尤媽呢？」春柳兒見寶珠動氣，不敢多說，便走出去，向後院子喊道：「你們這些婆婆媽媽可有著，請幾個出來，爺喊呢，不要老躲著過太平日子。」裡面老婆子們聽見，便走了四五個出來。春柳兒引著逕到長煙房裡來。

寶珠看了看，哼了一聲，心裡想道：「怎麼我幾天沒有回來住，便多變了樣子，春柳兒也好似有氣的樣兒，難道我這屋子裡真出了鬼不成？」想著，便喊春柳打燈，春柳兒應著便把羊角風燈點起。寶珠站起來，背著手踱出房來，見燈烏烏的，便叫旋旺些。那些婆婆子們見寶珠生氣，多不敢則聲，七手八腳爬上去把燈旋旺了。寶珠便叫春柳兒走在前面，走到自己睡的房裡來。寶珠見地下遺著塊帕子，剛要走近去拾，忽然風燈吹熄了。寶珠冷笑了一聲，便喊春柳兒去點來，自己卻站著不動。及至春柳兒點火進來，那地上的帕子卻沒有了。寶珠此時卻放大了膽往四下一看，卻沒些影響，再往牀上一看，見枕頭卻歪著了，心裡便滿猜是春柳兒乾些什麼事來，很想發作，卻又不好造次，便藏在肚裡，索性連臉色也放和軟了，便走出來。

春柳兒和老婆子們也同著出來。寶珠笑道：「剛才長煙疑心說這裡有響動，我說好好的屋子，有什麼著？這會子你們不瞧見，可不是一點也沒什麼嗎？」說著看看春柳兒。見春柳兒道：「我也這麼講，只是響動卻有點兒，也不過是耗子和貓打架呢。」寶珠點點頭笑了一笑。見春柳兒忽然低下頭去，臉紅了。寶珠便大明白，因道：「總之我不在家幾天，你們膽小的膽小，胡鬧的胡鬧，所以才這樣提心吊膽的。只是我倒被你們弄的膽小起來呢。」說著笑了笑，春柳兒也笑道：「那爺怕什麼，回來我和晴煙陪爺睡罷。」寶珠點點頭。

忽外面有人拿著風燈進來道：「怎麼今兒咱們家連簷燈也不點了？」寶珠聽是晴煙的聲音，見他進來道：「噢，爺還在這裡，太太叫賞春姐去喊你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在太太那裡麼？我剛才講你呢。咱們正商量著，今兒晚上央你和春柳兒陪我睡。」晴煙笑道：「怎麼忽然要人陪著睡起來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他們都講我屋子裡出鬼了，我被他們講的慌，所以不敢一個兒睡。」晴煙冷笑道：「爺出去了七八天，這屋子裡果然有些鬼鬼祟祟樣兒出來。別的倒不怕什麼，只怕明兒弄得滿屋子人都顛顛倒倒起來，分不出誰是鬼誰是人呢。」寶珠聽他說得有因，再看春柳兒只是冷笑著不作一聲，寶珠便又狐疑起來。忽然想了個主意，便站起來笑道：「隨他鬼打架，我且吃我的酒去。」說著寶珠便同著春柳兒到南正院來。

見裡外燈火點的像火樹一般，四廊下立滿了婆子、丫頭們，院子裡面一片笑聲。寶珠進去，見柳夫人和藕香、寶兒、美雲、麗雲、軟玉、蕊珠、婉香團團圓圓的坐了一桌。只美雲肩下卻留著一個空座兒。

一淘人正說著、笑著，見寶珠進來，寶兒便先立起，走出座來給寶珠請安。寶珠也向柳夫人、藕香請了安，便向空位上坐下。寶兒也仍入席。柳夫人問寶珠道：「你昨兒沒轉去睡，聽說你屋子裡長煙病的凶呢，可知道為什麼病來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我去瞧過了，沒什麼，不過受點兒寒，發燒罷。」柳夫人道：「那麼人還說他是女兒癆呢，說病了好久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這真真從哪裡講起，他才前兒起的。可知人多嘴多，一家子的話還傳不清呢。」柳夫人也笑了笑，便也不問。因向婉香道：「你再吃杯子酒，咱們不要猜枚了。我老了，要你們不過，便算了罷。這會人齊了，你想個令出來，公公平平的行一回兒。」

寶珠笑道：「太太高興，那便請太太出個令兒。」柳夫人道：「我想出來的，總嫌太老些。好孩子，你替我想個罷。」寶珠道：「我想也要容易點兒的，那麼苦妹妹還好夾著來。」婉香道：「我也這樣說。我想了個在這裡，倒也容易，咱們說兩句《四書》，要藏著個《紅樓夢》人名在裡面。頭家飲了門杯，說兩句出來，數幾個字，一順兒數去，到誰是最末一個字，便該誰說兩

句。貫串的各賀一杯，不聯絡的罰一杯，說不來的罰三杯，下家接著說。你們瞧怎麼樣？」大家都說好得很。柳夫人道：「那便考倒了我這個老童生了。這一部《四書》我已經四五十年沒打過照面，叫我哪裡想起呢？也罷，我拚著罰酒便了，婉兒起令罷。」婉香便飲了門杯，道：「我說兩個《紅樓夢》人名。」只不知說出什麼來，且看下回。正是：

人因怯膽常防鬼，飲到開懷便是仙。